



陈仲莱作剧

兩条道路

(四幕八场话剧)

农业出版社

兩 条 道 路

(四幕八場話劇)

作劇：陈仲萊

农 业 出 版 社

兩 条 道 路

(四幕八場話劇)

作劇：陳仲萊

*

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月布胡同 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6 号

新华書店科技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农业杂志印刷厂印刷

*

787×1082 毫米 1/32·3 5/8 印張·126,000 字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01—01,350 定價 (9) 0.37 元

統一書號：10144.8 59.7·京型

各場時間、地点

【第一幕】 第一場：一九四九年秋
刘介梅解放前的家庭

第二場：一九五一年二月
魯明江家

【第二幕】 第三場：一九五二年春
楓桥鄉土改办公室

第四場：一九五三年九月
魯明江的庭院里

【第三幕】 第五場：一九五四年二月
刘介梅土改后的家庭

【第四幕】 第六場：一九五七年八月
合作社門前广场

第七場：二十年前的一个旧曆除夕
高弼生的佃屋里

第八場：同第六場

关于“两条道路”

目前,有关刘介梅的剧本,已經有好几个了。所以要重新編写这样一个“两条道路”的剧本,原因是这样:刘介梅展覽会,从1957年在北京展出以来,中經山东济南等地,其后又将在武汉作大規模的展出。展出期間,刘介梅同志本人,都随同作报告。所到之处,几乎都形成社会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許多人看展覽和听报告之后,痛哭流涕,并以之作“鏡子”主动地檢查和批判自己。刘介梅的教育作用,所以能对許多人发生巨大影响,乃由于他的真实經历本身,就极为生动深刻,就具有比較完整的典型性。刘介梅已經是反映两条道路斗争帶有历史意义的典型人物。他的材料,是經過各級党的领导反复研究、訂正确定的,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因此,我們認為:关于刘介梅的任何艺术創作,應該类似象展覽会那样严肃地就他的真实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从而更能反映出他的思想发展的有关事实中最本質的东西。

“两条道路”的剧本,就是作者本着上述精神,根据本展覽会和刘介梅报告的全部真实內容,經過艺术概括和集中写出来的。它比較細致地表現出了刘介梅的全部思想过程。它一方面,忠实于事实本身;另一方面,又不拜倒在客觀事实面前,不为事实本身的畸缺所拘限,而是将事实根据舞台艺术的特点,大胆地作了改造;但这种改造,是在刻划名符其实的“刘

介梅”的原則下来进行的。使它既富于戏剧性，又表现了真实生活，以体现所謂“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墜其实”的精神。同时，这种“真实”，也和“有了真实就有了一切”之类的錯誤公式有严格区别，而是对事实根据党的政治原則和思想标准，作了批判的处理。这个剧本，不是孤立的表现刘介梅，而是通过对刘介梅思想发展的闡明、批判以及人物环境的創造，反映了历史时代背景和党的政策力量，清楚地显示出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刘介梅的社会性，既表现了人物活动，又反映了时代特点。对过渡时期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也试图通过具体的形象的艺术形式給予解答，避免簡單化和概念化的缺点。对阶级关系和人物性格的处理，也比较准确和鮮明。用語力求簡練，口語化。主觀上，想力求它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艺术和真实、真和美較好地統一起来；使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剧目，能长久保留下去，不致象活报式的東西一样，热勁一过就完了。

写“两条道路”的必要和意图，大概說来，就是如此。希望它能够在大眾亲切指导帮助下更臻完善。

刘介梅展覽會

場 次

第一幕 民主革命时期

第一場 思想开窍

第二場 “立場問題”

第二幕 总路綫公布以前

第三場 思想發岔

第四場 兩極分化

第三幕 总路綫公布以后

第五場 尖銳的斗争

第四幕 思想革命

第六場 辯論

第七場 追往

第八場 轉变

人 物 (一)

刘介梅 土改时的工作组组长,后为农业社技术指导站站长,共产党员,三十五岁。

張仙梅 介梅妻,二十四岁。

刘朗成 介梅父,五十九岁。

刘秀珍 介梅妹,党员,社主任,二十六岁。

周大刚 解放初刘介梅所在地的工作组长,后为该地区区委

書記，三十八岁。

魯明江 合作化前貧农，邻壩(村子)居住，刘朗成解放前的难友，五十七岁。

魯二孃 魯明江妻，四十七岁。

魯海峯 魯明江子，群力三社(刘介梅所在乡)党支部書記，三十岁。

陶中青 中农，三十八岁。

中青嫂 陶中青妻，三十四岁。

張富斋 漏网富农，四十三岁。

老富婆 張富斋妻，四十二岁。

楊六么 过去的地主狗腿子，四十岁。

吳雅臣 某大学肄业生，土改时，参加工作，曾經被吸收入党。三十岁。

农民群众(若干人):甲;乙;丙;丁;戊……………(男和女)

人 物 (二)

——第七場(追往)中出現的二十多年前的人物——

刘介梅

刘朗成

介梅媽 三十五岁。

刘秀珍

魯明江

高弼生 惡霸地主，四十五岁。

楊六么

債主甲

債主乙

〔第一幕〕 第一場

1949年秋。

在刘介梅的家庭。

——刘介梅家乡刚解放不久，尚未进行土改。刘介梅仍住在解放前原址。

天井棚下，正房的外边，靠墙脚垒起了破残的坯墙，上面敞着顶。从墙内，露出了曾用过三代人的三脚破床。床上，焦黄污秽的蚊帐，已经用过八十多年了。此外，除了几件讨饭用过的破烂东西外，四壁皆空。

幕开，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刘秀珍（穿着补丁衣服）闖的跑了进来。

刘秀珍：（又惊又喜）爹呢！？爹呢！？爹……（急跑下，刘朗成迎上）

刘朗成：（惊异地）你……你是誰？是不是怕共产党——跑来的？孩子，不要怕，不要听那些地主家的謠言。共产党和咱們是一家人。

刘秀珍：不！我……我問你，你是不是……（話被朗成打斷）

刘朗成：“是不是”什么！？不要問我啦！我給你說吧！那是謠言。我們灣（村）里也有說“共产党命不长啦！”“十个人共一个老婆啦！”——这些話，都是从俞家（地主）門里冒出来的。

刘秀珍：(着急地)不！不是这——这我知道。我说你……是我的爹？……

刘朗成：(惊)爹！？怎么回事？(仔细凝视)啊！你……你是我的……秀珍。

刘秀珍：(哭)爹！……整……整整二十多年了。今天才又看到你。

刘朗成：(泪落)孩子，你是怎样来的？这些年你……

刘秀珍：唉！自从那年正月初二明江叔把我领到上巴河集镇上(又哭泣)……唉！过去的苦，不用提了——反正我们那里解放了，我再不怕他们，我要回来……

刘朗成：回来，我高兴。可是爹对不起你们。自从你走后，不是东讨(饭)西讨(饭)，就是帮这家大爷，求那家太太。(指墙里边)看！讨来帮去，还不是落得这只破床。

刘秀珍：(手指着)还有这个被子——我认识它。唉！——

刘朗成：被子？(也嘆气)唉！用了八十多年啦！(喜形于色)共产党来了，该换一换啦！

刘秀珍：(也高兴起来，跑到床前)我坐坐。(扑通一声，床倒)

刘朗成：(关心地)啊！孩子，小心点。这床，从你祖父起，用过三代人了。(指墙里面)地方这样窄，出来进去的，把床腿碰断了一支。

刘秀珍：床三支腿怎样睡？

刘朗成：还不是用砖垫起来！？就这样和你哥哥对对付付，一年又一年。

刘秀珍：(猛地站起来)哎！我真高兴昏了。忘记了问：——我哥哥呢？

刘朗成：你问介梅吗？还不是跑来跑去的。解放了，谁不高兴？

刘秀珍：(着急地)究竟那里去了？

刘朗成：(搔头)啊！我忘了——(稍思)啊！八成又是工作组组长周大刚找他谈话去了。

刘秀珍：谈什么？

刘朗成：周组长专找咱这号“苦大仇深”的人。你哥哥在后山打柴，他要动员他……(记不清)什么……参加……

刘秀珍：(快嘴快舌的)吆！我知道：参加工作。我们那里许多人都参加了。有庄有地的人罵着說：“穷鬼出头啦。”——工作，可真好。

刘朗成：真好？你哥哥没出息。他有点怕。

刘秀珍：(莫名其妙)怕？怕什么。怕丢了咱们这个三支腿的床嗎？(轉)要不是太想你们，在我们那里，我早就参加了。

刘朗成：他怕什么？这也有个来由：前年，也就是1947年，红军来到咱们这里一趟，还没落住个脚，又走了。穷人，除去送了他们些眼泪以外，什么也没作。可是呀！地主们来了个大清算，垮(村)前垮后，穷人们被搜遍了。逼呀，打呀；打死的，就有十好几个。介梅，被那件事，吓坏了。犹豫不定。他一眼望着(指破蚊帳)它流泪；(手向外指)一眼又望着窗外，怕变天。

刘秀珍：(很不服气)我还是說：怕什么？咱家誰不是从死里爬出来的？

刘朗成：不过，不要紧。周组长动员他好几天了。昨晚回来，我又給他谈了一夜，他哭了。我还說，叫他向东垮(村)你海峯哥学习。人家周大刚倒是老红军，真行。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唉！我才真正看到了共

产党啦！

刘秀珍：（迟疑了一下）好！我找哥哥去；我也看看周组长。

刘朗成：好！孩子！你去，要小心地主的謠言。

刘秀珍：不怕。

〔下。鲁海峯（衣着破烂）上，将秀珍迎回

鲁海峯：（还没注意到秀珍）什么謠言？又是“共产党呆不几天啦……”真可笑，地主俞振仁和肖国民都在村后竹林的地窖地躲着哩。比兔子还……（看到秀珍，惊疑）啊！……

刘秀珍：（拾話）是介梅哥……

刘朗成：（对秀珍）不！这就是刚才說的你海峯哥。——（对海峯）你大概还记得；这就是你秀珍妹，你小时常带她玩。

鲁海峯：啊！（窘急，不知說什么好，都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刘秀珍

〔海峯一面擦泪，一面跑出去大声嚷：“秀珍妹妹回来了”……少顷，鲁海峯、鲁明江、鲁二孀、陶中青、中青嫂、張富斋、老富婆、楊六么、吳雅臣、群众若干同上

众声：（七嘴八舌的）秀珍回来啦！……秀珍从那里回来？……你还認識你爹嗎？……想家嗎？……这孩子我一点也不認識了……

鲁明江：（痛心地），孩子！叔叔对不起你。那年正月初二，我把你哄到上巴河集鎮上，送給了人。一、二十年了。連个地方也不知道。……你……恨你叔叔嗎？

〔刘秀珍搖頭，說不出話

刘朗成：孩子！这不能怪你明江叔叔，他是为救咱們。——（轉）

哎！过去的事，十天十夜也說不完。今天說今天，今天應該高兴（笑）。

魯二孺：（推开明江，亲切地）是呀！解放啦，孩子又回来了。真是喜上加喜。（爱护的撫摸秀珍）孩子身体虽瘦，精神可倒好。——孩子！共产党来啦，再不会离开你爹啦！

刘朗成：（喜）精神是好。——到底是早解放几天，滿口道理。

魯海峯：好！这可以帮助一下你哥哥。昨天我們和周組长整整在一起談了……

[朗成推了一下海峯；暗示張富斋、楊六么在場，別瞎說。魯明江也瞪了海峯一眼。]

刘朗成：（一般客套）大家坐下，坐下，談家常吧！

众 声：（笑）坐什么？你家連个凳子也沒有。

刘朗成：（苦笑）啊！可不是？……（冷冷看了楊六么一眼）呸！你也看見我們啦！（楊六么楞了一下）

陶中青：解放了，共产党好是好；不过，誰来都得吃飯种地。自古以来都是……（話被中青嫂打断）

中青嫂：（用肘狠狠頂了一下陶中青）不叫你多嘴，你偏……（轉向秀珍）你跑累了吧？到我家去坐坐。

[下。拉着中青，边走边嘮叨：“你这該死的喲！病从口入，禍从口出，不說話誰能把你当啞巴卖了……”]

張富斋：（殷勤地）不！还是到我家。（对秀珍）不認得你大伯吧！我是前塆（村）的。（上去拉秀珍）走，到我……

老富婆：（忙插上去）是啊！到我家，嬌娘給你作好飯吃。（后悔不該說“好飯”）啊！嬌娘糊塗啦！有什么好吃的呀？粗茶淡飯也沒多少。（又感到說得過火了，假笑）

啊！——反正有你吃的。(拉秀珍)走！

刘朗成：(急止)秀珍！不能去。(怒目对張富斋)过去走到你眼皮下，都碰不到你一根眼毛。——今天你为什么这样好？

魯明江：是！不能去。到咱穷人家去！(諷諷的說)野菜味道香着呢！

[張富斋、老富婆气下。众声：“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乱成一团。楊六么賊头賊脑的窺視着，不說話。吳雅臣在思索着什么。猛的，周大剛协同刘介梅(穿着八十多年的破棉袄)进来

周大剛：(扶刘介梅，边走边說)想通了？好……(看到大家都在这里，意外)——啊！都在这里？什么事？

魯海峯：(亲热的拉住)周大剛組长来啦？(又拉介梅，喜)介梅哥！这就是你秀珍妹妹，天天想，可回来啦！

刘介梅：(楞了半晌)啊！(抱住妹妹大哭，不說什么。)

[朗成、海峯等也接着流泪。众愕然。周大剛，咬紧牙站着

吳雅臣：(情感激蕩)啊呀！我的心簡直沸騰了。万惡的旧社会喇！該死的！——历史的車輪，是不会重演的。(周大剛瞅了他一眼)

魯明江：(有些莫名其妙)唉！吳雅臣哪！什么“車輪”不“車論”的。咱湖北又不象河南，大車又不多。(指着介梅和秀珍)唉！哭，也难怪；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向大家)咱們先回去吧！讓介梅他們緩一緩气。

[众人下。最后留下明江和海峯，又想走又不想走

周大剛：(鎮靜地)秀珍回来我也很高兴。(对秀珍)我以后专

問和你談談。(對明江、海峯)稍等一等!——俞(振仁)和肖(國民)的情況怎樣?

魯明江: 海峯和幾個青年人剛才搜索了一下, 他們鬼頭鬼腦的躲在后竹林的地窖里。

周大剛: 先不管他們這些; 要緊的是他們的謠言。

魯海峯: 謠言是有。說什麼: “白虎星下凡啦!” “共產黨要撤回黃河以北去啦!” 還叫大伙兒想想 1947 年。……

周大剛: 相信嗎?

魯明江: 信不信又怎樣? 1947 年那一天, 有也罷, 無也罷, 反正還不是個死。

劉朗成: (點頭)對! 對! ……

魯海峯: 爹! 您為什麼還說這? ——1947 年那時光不會再來了。

魯明江: 我是這樣說法——我自己也不相信。(四處張望了一下, 向周大剛緊趨幾步, 音稍低) 要緊的是張富齋和老富婆, 謠言都是從他們那里冒出來的。楊六么, 從中穿針引綫, 表面當好人。

劉朗成: 這我也知道。——要緊的, 還要拉緊陶中青這幫人。他們東搖西擺的, 前怕狼, 後怕虎。

魯海峯: 叔叔看的對。

劉朗成: (看周大剛) 還不是周組長提著耳朵給咱講的。

周大剛: 講!? 給講得多的, 還不是你們, 是介梅。

劉介梅: 是啊! 整整十多天了。(對周大剛) 你象個媽媽, 真會講; 句句話鑽到心眼里, 不聽也得聽。

周大剛: (笑咪咪的) 現在怎樣?

劉介梅: (腦子有點動了) ——那還說什麼? 干就是了。就是

有1947年那一天，全当讨饭给狗咬死了。

周大刚：（关心地）你也还是这样！——你的话，只对了一半。

刘介梅：（不太同意地）什么一半？

周大刚：干，不怕死，是对的；可是还有一半；你还相信1947年
会来吗？

刘介梅：……

鲁海峯：（见刘介梅沉思不语，对明江说）爹！叫介梅哥再好好
想想，咱回去吧！

〔明江、海峯下。朗成、秀珍招呼送出……〕

刘朗成：（关心地）你……你还不通啊！

刘介梅：我，不真正通的，还不是1947年……是另外一回事……

刘朗成：（着急的）什么？

周大刚：还不是斗谁不斗谁的问题。

刘介梅：是呀！压迫我的人，明明是地主高弼生，为什么要我
斗地主俞振仁呢？我过去还在俞家讨过饭，他有时
还满好的。无冤无仇的，怎么斗法？

（稍停）再说，斗他的人有的是。——过去有多少
人被他搞穷了；就以那个1947年来说，被他搞死的，
就有好几个人。可是，我对他，恨不起来，我只恨高弼
生。

周大刚：（握起介梅的手）好介梅，这就是两天来常给你讲的那句不太懂的话——“阶级觉悟”问题。你还是不懂
“天下农民是一家，天下地主一般黑”的道理。

刘介梅：（不服气）我怎样不懂？地主就是地主；一般黑就是一
样黑……